

靠著主的憐憫

馬小芸



作者與夫婿何以嵩牧師

2012年全體畢業班合照

很多人認為宣教士一定很能幹，很剛強，很聰穎，也很有自信。可誰知道，我這個宣教士卻完全沒有這些條件，能事奉至今，全是神的憐憫！

1976年8月，香港宣道會希伯崙堂為我舉行差遣禮，差派我到泰國去，在等候簽證期間先到澳門的華大堂事奉3個月。1977年2月6日，我正式踏足泰國，在30多年的日子裡，我不斷經歷神的憐憫，以至今日與外子何以嵩牧師仍能在宣教工場事奉。

主救我擺脫自憐

我的第一個宣教工場是泰緬邊界的美賽(Maesai)。初到工場，起居飲食都要慢慢適應。每天只有早晚兩餐，而每碟菜都是辣的；水土不服，腳又常被蚊子叮得紅腫，有人形容我的腳如大象。我說的是「雲南國語」，泰語更是一竅不通，與人溝通時常常都弄到怪事百出。若身體有些不舒服，可是一件大事，因我的大敵人——自憐就來攻擊我，覺得自己很委屈，很淒涼，很孤單，沒有朋友等。每當在主前哭訴後，就想到要去探訪，去關心別人。當我擦乾眼淚，騎上自行車去探訪，心情就開始轉變。每當安慰別人的時候，自己也受到安慰；當看到別人的需要時，自己的難處就算不得甚麼了；當你看到人家是家徒四壁時，就會感覺自己是何等的幸福；當我去憐憫別人時，自己就得益憐憫。正如主耶穌所說的：「憐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蒙憐恤。」

主助我勝過害怕

我雖被稱為宣教士，但在某個程度上，我是不合格的(Unqualified)。我甚麼都怕，怕黑，怕難看的東西，怕老鼠……到今日還是一樣。記得當我轉到第二個工場聯華村時，有一位大媽病了很久，常需要輸血，外子何牧師也曾輸血給她。一個晚上，我和一位來短宣的黃姊妹去探望她，黃姊妹在香港曾是護士，她看大媽的病情可能當天晚上便會回天家了。晚上11時多，我們離開她家時，便對大媽的女兒說：「若大媽今晚回天家，你不用馬上來叫我，天亮了來也可以。」回程時我問黃姊妹，若今晚大媽回天家，當怎麼辦？我很怕。她說：「不用怕，我在醫院做過『打包』的，我可以做。」

凌晨四時多，大媽的女兒來到樓下，喚醒了我，說大媽回天家了。她弟弟要去美賽通知叔叔，她怕一人在家。我只好告訴她先回去，我隨後就來。此時，宿舍裡，大家都在夢鄉中。禱告後，我只有硬著頭皮獨自去了。到達之後，鄰居的大叔及兩位教會的姊妹已在那裡，而大媽則躺在床上，用毛毯蓋著。當時，我不知道應該做甚麼，鄰居的大叔便說：「快替她換衣服，否則很快便會僵硬起來。」我答說知道，我要禱告(其實我不知道要作甚麼)。此時，我拉著一位姊妹的手，請她和我一起替大媽換衣服；她說不要，她怕。之後，我又拉著另一位姊妹的手，她又說怕；其實我也很怕。後來

大媽的女兒說：「老師，我們一起來。」於是她到廚房倒了一盆溫水，預備替大媽抹乾淨身體。真奇妙，當我打開毛毯時，看到大媽的面容，我竟可以去摸她，並且對她說：「大媽你現在在天家，我們替你洗面。」當一切打點好了，便請人上山通知何牧師，那段日子他正在山上佈道所舉行福音戒毒。然後，我返回教會，黃姊妹看見，知道我到了大媽家，便說：「為甚麼不喚醒我一起去？你說害怕，為甚麼獨自一個人前去？」

主憐憫了我，讓我不在末信主的人面前失儀；主憐憫了我，讓我在信徒面前站立得穩；主憐憫了我，讓我能成為大媽女兒的安慰；主憐憫了我，讓我在短宣隊前，見證神的恩典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

清晰的異象

在聯華村事奉，就如回到中國的農村，200多家村民全部用中文。我們在那裡工作將近10年，該作的也作了，也有信徒神學畢業回來，也到過附近兩個華人村莊佈道，協助建立佈道所。這是一個成熟的工場，可以逐漸自立了。為此，我們禱告尋求更大的華人居住的工場，主給我們的話語是：「舉目向田觀看，莊稼已經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」可是，在聯華村不論怎樣舉目觀看，都看不見更大的華人村莊。但當你走到大路，攀上山坡，到達山頂時，你會看到一片廣大的禾田，都是泰國人的。我們在他們的村莊看見數座廟宇，卻沒有教會；有和尚，卻沒有傳道人，沒有基督徒；而且，那裡人口比聯華村還要多。

我們求問神，是否要向他們傳福音，作異文化的工作。我對主說：「我怕！」主告訴我說：「愛裡沒有懼怕！」我遂求主賜我一顆愛泰國人的心，不要被民族意識影響。主憐憫了我，讓我能按照祂的心意作祂的工；主憐憫了我們，能開始泰國本地人的福音工作；主憐憫了我們，能進入泰國人村莊。

當地人對我們很友善，政府對我們也很照顧，我們雖是外地人，但未曾受到過歧視。政府很尊重我們的信仰，每當到政府部門辦事，若告知我們是宣教士，他們都很尊重，並以禮相待。在辦學校的過程中，教育部給予我們很多幫助。我們在泰人村居住了十多年，村民、村長不但沒有欺負，反而處處幫助我們；當我們受到批評時，他們會為我們作出回應。例如那年因H1N1蔓延，有人在村會議中

說我們中心有很多外國人來，可能帶來病菌。當時就有醫護人員站起來說，所有外國人入境都有嚴格的檢查。主憐憫了我們，讓我們能在泰人村建立教會，開辦學生宿舍、晨光學校和恩慈之家孤兒院。

心志的更新

2011年10月下旬，我的情緒很低落，很想念母親，特別想到母親已87歲了，卻一人獨居。自從唸神學住宿舍以來，就很少與母親同住。當時很想回去陪伴母親一段時間，盡女兒的責任。而且何家的子姪都已長大成人，各人學有所成，在工作方面也有接棒人，於是我想離開工場。於是，我取了兩天假到清萊安靜、獨處，我又落在自憐的光景中。我在神面前傾心吐意、哭泣、讀神的話語。感謝主，「我們親近主，主就親近我們！」這是主的應許，主親自對我說：「你的母親我會照顧」，「是我叫你來的，我沒有叫你離開」，「你還有很多工作要做」。我俯伏在神的面前認罪，對不起神，對不起母親，對不起我的丈夫，對不起我的同工。

主憐憫了我，使我有力量面對自己的軟弱。神讓我想起母親多次對我說的話，叫我不必擔心她的健康，弟妹會照顧她，叫我好好在泰國事奉。多少次被人問到為何還不離開泰國，我總是說，神叫我來，神仍未叫我走。當姪女文怡接任副主任時，我豈不是答應她，中心二十週年時，才正式交棒給她；我也曾對同工說要陪伴他們多走一程。而工作方面，還有很多未完成的事工，神讓我看到自己的虧欠，於是我擦乾了眼淚。主憐憫了我，心裡就有力量，就剛強起來，讓我繼續向前走。

此事過了不久，我的健康出了問題，過去的風濕性心臟病又出現了，需要看專科醫生。當他告訴我今後一生都要服藥時，我愣了一下。「一生」好像很長，但再想一想，我不再年青了，我的「一生」最多是20-30年，突然，心情就開朗起來。

我不再問為何肝炎在8月好了，11月又來了個心臟病。我知主從不誤事，若把10月情緒低落與11月心臟病的時間對調，我想我可能一蹶不振。我只知主憐憫了我。親愛的主，感謝祢！

（作者與夫婿何以嵩牧師同為美國中信泰北宣教士，在當地30多年。）